

隐形的闯入者

木兰◆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隐形的闯入者

木兰◆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形的闯入者：全2册 / 木兰著. —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5034 - 8218 - 2

I. ①隐…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3526 号

隐形的闯入者. 下

著 者：木 兰

责任编辑：窦忠如

封面设计：博克思文化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37.5

字 数：714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8.00 元(全 2 册)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恶 讯	1
惊 骇	7
精神疾病	15
事端连连	21
入院治疗	28
在美国的旧日	34
奇怪的“无眠症”	39
佟佳回中国	57
短暂平静的幸福时光	67
张家口之行	74
呼市之行	81
寻师之路	88
处方	95
驱“病”	101
寂静之夜	109
赶不走的“病魔”	114
告别塞镇	120

斯琦崩溃	125
谁在发狂	130
开 学	135
斯琦求助	140
永离病魔?	149
菁菁来岛	155
家人的困扰	162
离 散	167
前行之路	175
草原情	179
计划落空	186
菁菁再来岛	188
再度疯狂	198
故伎重演	209
解冤释结	216
灵 魂	229
尾 声	233



恶 讯

2012年的暑期，我们做好了周密的旅游计划，准备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难得的短暂相聚和闲暇的时光。我丈夫佟子健，在中国工作了五年后，准备又返回美国去工作了。离开中国之前，他想休假两个月，一方面休息休息，另一方面陪我们玩玩、旅游一下。我儿子佟佳，从美国回来后已经在中国的一所著名高校上了三年本科，现在也正好到了实习的时候了。他已经联系好厦门的一家医药进出口公司，准备去实习一个月。我反正要放假，打算先去四川参加大学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再到贵阳办点事，然后就和子健都飞到厦门去会合。我们在厦门并没什么正事要办，只想参观旅游几天，在那里也可与佟佳会会面，一起玩一玩。从厦门我们就可以返回海南了，在那里再度过余下的休闲和宁静的几日。

可万万没想到，当我们各自都在为这次的出游兴奋地做着筹划和准备时，一件突如其来的、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让大家都有点猝不及防。这打乱了一切的计划，让我们对这次出游怀有的那些兴奋和期待的好心情骤然间烟消云散了。

7月7日晚，我正在书房里批改刚考完的生物工艺学的试卷，突然接到了子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怎么办啊？佟佳又发病了……”他在电话里惊慌而焦急地说。听了这话，我心里猛地抽搐了一下，我当然知道他说的“发病”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和子健这些年来最惧怕、最担心的事。我定了定神，努力想让自己的头脑从有点发懵和慌乱的状态中镇定下来。

“为什么啊？”我问道。

我有点不太相信前几天还在电话里跟我讨论什么时候去贵阳给姥姥、姥爷上坟的事，现在怎么突然就“疯”了。

“不知道啊？”子健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前天，星期五，他一夜都没睡觉，一直从天通苑走到了天坛奶奶家，说来参加星期六早晨的晨练。左脚掌心都走出了一个大直径约一寸的大血泡……”

听到这里，我真的开始紧张起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以前佟佳每次“发病”都伴随着奇怪的失眠。我想，他就是再想练拳，也不至于一夜不睡觉，



从天通苑走到天坛去。天通苑离天坛有30多公里哪，白天有地铁，也有公车，他用得着连夜走过去吗？除非他夜里无法入眠、亢奋难挨。

“我觉得他又要犯病了。在奶奶家说话时都有点语无伦次。”子健在电话里无限担忧地说。

“不会吧。回中国四年都没有犯过这种病了，怎么现在又突然犯了呢？”我困惑不解地问。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子健说。

“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斯琦她们走了，他心里难受？”

“不会吧。斯琦她们回蒙古又不是不回来了，她们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并没有闹矛盾啊。”

“是啊。”

“不管怎么样，你这两天看着他点，让他好好睡上两觉也许就好了。”

“他在外面搞了一天。刚才回到奶奶家，晚饭也不吃，又出去了，说又去天坛公园了。”子健又说。

“这么晚去天坛公园干什么？你不拦住他？”我有些急。

“我哪里拦得住啊！”子健也急了。

放下子健的电话，我立刻给佟佳打电话。我听到了佟佳的声音。“妈，你好。”他在电话那边说。听起来好像还正常。

“你怎么样？还好吗？”我努力让声音平静地问。

“挺好，挺好。”他回答。

“你现在在哪？”我又问。

“在天坛里面。”

“这么晚在天坛里面干吗？”

“我在这静一静，想想事，也在等几个朋友。”

“这么晚还会有朋友来找你吗？你爸把饭做好了，等你回去吃呐，快回去吧，别让你爸着急。”

“不，不，我就在这。”他说，“妈，你现在还觉得有人在你身上做实验吗？”

我听了一愣，不知他什么意思。他怎么现在想起问这事？

“唉……还是有的。他们在我身上做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停止过。”我叹了口气说。

“小蚂蚁也有小蚂蚁的权力，不是随便任人宰割的。你会好的——，会好的——他这么说着，嗓音听起来有些奇怪，拿腔拿调的，完全不像他平时说话的声音，尾音拖得很长，并且越来越低，越来越弱。我好像听懂了他的话，又好像



没有听懂。

“佟佳，你声音怎么了？”我有些着急地在电话里问。

“啊……我没怎么。”他说。

听起来又正常了，仿佛如梦初醒一般。我真的担心了起来，听起来他就像是个喝醉酒的人一样，让我觉得害怕。我迟疑了一会，又问了一句。

“你昨天从天通苑走到天坛来的吗？”我说。

“哦……妈，我不说了，我有事。”说着，他挂断了电话。

我试图再打，他关机了。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相信佟佳是有点不正常了。而且，这么晚，他要在外边干吗？他会去哪里呢？我立刻又抓起了电话打给子健，让他去天坛里面找找佟佳。

我慢慢地坐了下来，看着写字台上还未改完的考卷陷入了沉思。我想起了前些天在电话上与佟佳的谈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是轻松的、愉快的。考试都结束了，放假了，他没有什么理由不轻松轻松啊。

“我把斯琦她们送上了飞机。我跟爸一起去的。现在我一个人在家，终于有点时间做 Meditation（沉思/冥想）了。”他在电话里说道。

“有时间的话，能 Meditation 一下也不错，离开喧嚣，让心灵沉静一下有好处。”我回答说。

“Meditation”是上个世纪末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的一种用于心神调节和舒缓的解压静心之术，有让心灵超脱净化的功效。在一个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的地方，盘腿而坐，闭上双眼，心无杂念地让自己冥想 1-2 小时。有时还可以伴随着一些美好而空灵的音乐，效果更佳。据说这种方式可以让人暂时远离世间的喧闹和烦恼，让心灵得到一种宁静和净化。做完后，你会感觉平静和轻松。在美国时，我在书店里还看到有这种专门的音乐 CD 卖。我曾经还尝试着听过一两碟。一般都是一些现代电子器乐演奏出来的音乐，听起来会让你想起遥远而浩瀚的天空或者平静而辽阔的大海，会让你产生无限美好的遐想。我想，佟佳想 Meditation 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

又过了几天，佟佳又打来电话。

“妈，过几天你要回贵阳吗？”他在电话里问。

“对，我有些事需要去办。”我回答说。

“我跟你一起去吧？我想去给姥姥和姥爷扫扫墓，也去看看贵阳的那几个表哥。”他有点兴奋地在电话里说。

“可你不是要去厦门实习吗？”我问他。

“实习完，8 月 20 号左右就可以去了嘛！”他说。

我想了想，觉得他的要求也挺正当合理的，就同意了。



“我本想7月中旬就去的，既然你想去给姥姥、姥爷扫墓，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我就等等你，8月下旬再去吧。”我笑着说。

“哦，谢谢妈。”他说。

“你这几天 Meditation 做得怎么样？”我又问。

“哦，挺好的，感觉特别好。”

“是吗？那就好。”

后来，他还来了一次电话，大概也就是几天前的事。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件事。

“妈，我昨天跟一个从英国来的女留学生聊天，她谈起了她的男朋友冲她发脾气时她恐惧的心情。我联想到我对斯琪发脾气时，她一定也是这种心情。我很后悔以前这样对待斯琪，如果这个女生不跟我说这些话，我从来也体会不到当时斯琪的心情。”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说，“当时谈完后，太阳就出来了，正好照在我身上。我感觉好像太阳正在示意着我什么，好像是在明确和证实我的想法一样。”他好像很有感触地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很好哇！以后你就不太会犯这种毛病了。”我说。

“妈，我这几天还在做 Meditation，感觉真的很好。”

“怎么个好法呢？”

“我也说不太出来，反正就是一种很愉快、很 happy 的感觉。”

“噢？真的啊。”我有点惊奇地说。

“妈，美国人干了很多坏事，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还不够，他们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惩罚。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伊朗同学，他真的挺好，一点也不像以前在美国听到的宣传。其实，美国人也不都坏，也有好人。”

“对，比如帕克曼奶奶。”我说。

“对，我一想起帕克曼奶奶心里就很热。我一想起好人心里就是热的。”他马上带有些情感地说。

“是吗？”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爱你，妈。”他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我觉得有些奇怪，佟佳怎么突然跟我讨论起这些问题来了。我当时也没多想。

我现在回想起这过去的十几天里他在电话里跟我的谈话，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东西。我想不出为什么他现在怎么就突然又犯病了，又睡不着觉了。以前一直以为他是到了考试期间就紧张，导致失眠，可现在考试都结束了，已经放假了，还有什么紧张的呢？以至于不能睡觉？再说，这三年每学期都有考试，也没有失眠，犯病啊？真是太让人费解了。或许，以前的失眠、犯病根本就与考



试无关，而是另有原因。那到底是什么呢？也许只有天知道了。

7月8日的上午，子键又打来了电话，声音显得非常急切和慌乱。

“昨天晚上我去天坛没找到他，就直接去了天通苑。他很晚才回来，大概都夜里1、2点了，好不容易才睡下。今天早上起来了，竟然在卧室的地板上开始撒尿。哎呀，这孩子完了，脑子真有问题了。”子键带着哭腔说道，“我让他拿布去擦他的尿。他擦完后就把那块尿布放到了自己的头上。怎么办啊？”子键在电话里开始呜咽起来。听到这里，我的心也开始揪了起来，难道这孩子真的脑子有问题了吗？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可我嘴里还是在安慰子键。

“你别哭，先别着急，也许他几天不睡觉脑子太累，有点糊涂了。给他吃两颗安定，让他好好睡睡觉，也许就能缓过来了。”我对子键说。

“你赶紧过来吧，我一个人弄不了啊！”子键无奈地说。

“好好，我尽量。我的卷子还没改完，最早也要明天了。我现在就去订票。”我说。

我放下了电话，立刻出门赶去订机票。

7月9日晚，我已坐在海口飞往北京的飞机上了。飞机到达武汉后，停留了40多分钟。我们下了飞机，在候机室里逗留了30分钟，然后又重新登上了飞机。我刚坐好，还没起飞，子键的电话又来了。

“我现在在公安局，佟佳被公安局拘留了。”子键说。

“为什么啊？”我吓了一跳，急切地问。

“他在学校里裸奔，被学校保卫处送到了公安局。”子键气急败坏地说。

我一听，脑袋“轰”的一下炸了，吓呆了。这孩子怎么了，脑子真有问题了？我想象不出佟佳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当然，做这种事的人大有人在，他们也并不见得都有精神问题。但是，对于佟佳来说，这种事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去做的。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不是一个玩世不恭、标新立异、爱干出格事情的人。现在突然有了这么反常的举动，那脑子一定是有点不太对劲了。那个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也不愿意承认的现实就这样残酷地、毫不留情地被证实了——佟佳精神错乱了。

我在电话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他脑子不清楚，为什么还放他去学校呢？”我有气无力地问。

“昨晚吃了两颗安定，他睡得还可以，早上起来我看他还正常。他说学校已经安排他去给暑假从巴西来访问的几个学生教英语。临时也找不到人代替他，他不能不去。我就让他去了。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情。”子键说。

我听见电话那边很吵，好像佟佳在跟什么人在争吵。

“佟佳说他没干，说那不是他。可警察说学校有录像。我得去看看是不是真



的。”说完，子键挂了电话。

我坐在飞机上还在等着起飞，脑子懵懵的，心里乱作一团，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我想象不出佟佳有什么理由要去裸奔。尽管裸奔在美国校园里层出不穷，并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常常有些学生会突发奇想，为了引人注目或为了年轻人之间的某种荒唐的承诺和玩笑，就会脱了衣服在校园里跑上一圈，以示他们的勇敢和对世俗观念的挑战和嘲弄。在纽约的大街上，有时还会有近十万人的裸体大游行。人们也就是看看、笑笑就完事了，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得了或大逆不道。

可是，在中国可不一样，再发展和进步也还没到能接受裸体在大街上走的程度。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以及传统礼仪在中华民族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如今再改革开放，再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和影响，还是很难接受赤身露体、无遮无掩的人类最直白的显示和展露。而西方人，他们的文化和艺术几乎都是从裸体开始的。他们认为裸体可能是艺术表达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之一，可传递出某种特有的含义和寓意，或刚健有力，或柔美性感等等。这些是东方人很难理解的。

佟佳虽然在美国长大，但还是在中国家庭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尽管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观念和理念，但骨子里还是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的东西。裸奔这种事情，在正常情况下他是绝不会做的。



惊 骇

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已经是午夜12点多了，子键正在机场焦急地等待着我。我赶紧上了子键的车。我们立刻往天通苑方向佟佳的住所赶去。在路上，子键告诉我，警察带他去了佟佳的学校，确实看到了佟佳裸奔的录像。子键说，裸奔后，佟佳被带到学校保卫处时那些保卫处的人员还把他拳打脚踢了一顿。我听了心里很痛，可怜的孩子，他们大概把他当作流氓打了一顿。

“你没跟他们说他现在脑子有病，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怎么不问清浑皂白就把人打一顿呢？”我气愤地说。

“我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后来才发现。警察也看出来了，在他兜里发现了安定药片。最后就让我把佟佳领回来了。”子键说。

“你今天根本就不该让他去学校。既然昨天已经发现他有点不正常，今天就不该让他去学校。”我有些埋怨地说。

“我哪知道他会这么严重。我想学校都安排好了，还是不要打破计划为好。”

“你真让我哭笑不得，永远都不知道什么重，什么轻。佟佳现在在哪儿？”我问子键。

“我把我弟弟叫来了，正在天通苑的公寓里看着他呐。”

正在这时候，子键的弟弟打来电话，说佟佳硬把他赶了出来，自己一个人锁在屋里不知在干什么。我和子键一听都急了。子键脚下的油门加得更大了，幸好半夜没什么车，我们的车在公路上飞驰起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恨不能现在就可以破门而入，看看佟佳在干什么。我们都清楚，让一个脑子不清楚的人独自关在屋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我们拼命地向天通苑的方向奔去。

当我们赶到天通苑佟佳公寓的门口时，看见子键的弟弟正在公寓门外的走廊里焦急地徘徊着。幸亏子键带着房门钥匙，赶紧打开了房门。只见屋内烟雾弥漫，一股什么东西烧焦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一盘不知什么时候的剩菜放在了大门口的地上，屋内客厅中央的地上放着一个已经烧了一个大洞的红色垃圾筐，旁边还放着两把尖头的切菜刀。厨房里的炒菜锅还在火上空烧着，已经烧焦。子键赶紧冲进厨房把火关上。

我们看着这触目惊心的一切不知他一个人关在屋里都干了些什么。透过烟

雾，我看了看佟佳的脸，并没有看见疯狂和歇斯底里，而是让人难以捉摸的平静和温和。我又审视了一下屋内的一切和佟佳的身上，还好现在没看见什么明火，他身上也没有被刀割破的伤口。

看见我进了屋，佟佳迎了上来，我顺势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他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轻声地说起来。

“妈，你来了……”他很温顺地看着我说。

“你在屋里干吗？为什么要点火呢？”我小声地问他，怕刺激他什么

“我在做实验，看看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烧会有什么反应。”他平静地回答，脸上没有慌乱和愧疚，好像他真在做什么实验，而不是在玩火。

他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

“你看，这日光灯有三根在亮吧，它代表我和你，还有爸。你知道白光代表什么吗？”他指着屋顶的日光灯说。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我抬头看了看客厅屋顶上的那盏日光灯，里面有六个小日光灯管，三个已经灭掉了，还有三个亮着。

“它代表纯洁、代表正义、代表好的东西。”他说。

我没听懂他在说什么。看着他有些瘦削的下巴、有些发直的目光，听着他语无伦次、滔滔不绝的话语，我懵了，心里好像刀在割一样的痛。“难道他真的疯了吗？”我在心里无数遍地问自己，但我不愿意相信。他为什么会突然就疯了呢？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理由啊！我在思索着。

佟佳颤抖着双手点上了一支香烟，猛地吸了两口。他沉默了一会，眼泪慢慢地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我心里一惊，不知他为什么如此伤心。我摸着他的头，摸着他的背，想安慰他几句，但没有出声。我的心颤抖起来，也很想哭。

“妈，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想这样。”他流着泪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抚慰着他回答说。

我感觉他这句话好像是清醒的。他好像心里也清楚他这样的行为不正常，不该做，可又好像无可奈何。

“斯琪走了你是不是想她？要不要把她叫回来？”我轻声地问他。我们一直在猜想，是不是这几天斯琪走了对他有什么影响。曾经也有过因两人发生争吵斯琪离开过，他很伤心。

“过一段时间吧。等我状况好一些吧。”他说。

这句话听起来很清醒、很理智。看来，他自己也知道他现在不太对劲。

“你今天在学校为什么会脱衣服呢？”我见他清醒就接着问他。

“那不是我。”他脱口而出。

我不知该怎样理解他的回答，他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像是想要抵赖或撒谎，意



思是不是他在做这事的时候头脑不受自己控制，那不是他想做的？

“妈，你应该懂我，你是知道的。只有你能懂我。”他又说。

他什么意思？他在暗示我什么吗？我曾经多次想让他明白，我和他都被某些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控制着，我们身上的许多奇怪现象都是由于这种操控的缘故。可他好像从来没有相信过我，每次都不等我说完就把我的话打断，转身而去。现在听到他这样的话，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可也感到有些意外。难道在他的潜意识里还是相信和明白我说过的话？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就算有这种操控存在，它能与精神错乱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很难将这两者联系起来。

“我觉得我是在一个透明的 Bubble（球）里面，我能看见别人，而别人却看不见我。我看见那两个女生，一个是东方人，一个是西方人；她们正在讨论，正在想帮助和理解对方。她们代表着东西方的理解和融合，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她们身上有很多的白，只有一点点的红。红的是不好的。我觉得她们没看见我。”他说。

“她们离你很远吗？”我顺着他的话问。

“不，很近。”

“那怎么会看不见你呢？”

“我在一个 Bubble（球）内啊！”

我感觉他又不清楚了，或者他脑子里最近突然产生了什么古怪的想法。记得当初我在美国成天煎熬在疼痛和绝望中时，电视上曾经出现过画面：一个女孩被关在一个比她大不了多少像金字塔一样的玻璃器皿中，表情痛苦地看着玻璃器外面快乐游玩的人们。当时我相信这是那些操控我的人传递给我的一种信息，意思是在他们的控制下，我就像关在一个透明的牢房里一样。虽然我能看见外面的一切，可我却没有像他们一样的自由。会不会现在佟佳的脑子里也被输入了在这种玻璃外壳内的想法？不过他与我的不同，好像不是透明牢房，而是透明掩体。

子键跟他弟弟在一旁唧唧咕咕地商量了一阵，决定马上带佟佳去医院。他们觉得他现在的情况比较危险，怕他搞出什么烧房子，或伤害自己的不可挽回的严重事故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连夜带着佟佳一路来到了北京安定医院。这是一所精神病的专科医院。已经是夜里3点多了，我们给佟佳挂了一个急诊。很快，我们见到了值班医生。医生是一个35岁左右，中上等个子，体魄健壮的男子。大概是从梦中被叫醒的，他看起来还有点睡眼惺忪的样子，一边穿白大褂，一边向这边走来。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位穿着制服，绑着皮带，头戴宽边帽的男人。他看似保安，其实是武力助理，大概是以防需要武力控制病人之需。



医生先跟我们简单谈了一下，然后就把佟佳叫了进来。

“你叫佟佳？”医生问。

“对”佟佳回答。

“你在上大学？”

“对。”

“学什么专业？”

“经贸专业”佟佳答道。听起来好像还正常。

“为什么被送进警察局？”医生又问。

“你看，白光代表正义，代表好的。红光代表邪恶，代表坏的。其他颜色在中间，有点好的也有点坏的……”佟佳的话又有点乱了。

“你有宗教信仰吗？”医生又问。

“……有”佟佳犹豫了一下说。

“相信有上帝？”医生接着问。

佟佳点点头。

“祷告吗？”

“祷告。”

“宗教对你有帮助吗？”医生又问。

“等等，我想想……”佟佳说着，眼睛向上翻了一下，然后看着他的正前上方，好像是要想起什么，又好像是在脑子里搜寻着什么。

“颜色都分层次，好的，坏的……”他慢慢地说，眼睛还是看着前上方。

我顺着他眼神的方向看去，前方只看见诊室白色的窗户和窗户上白色的铁栏杆，外面一片漆黑，看不出任何异样和奇特的东西。他在看什么呢？他好像没有在用眼睛看，也没有在用脑子想；他仿佛在他的脑子和意念中在看什么、寻找什么。看什么呢？不知道。难道他是凭着他能看到，或者更准确地说，能感受到的什么东西在回答问题吗？

“你有觉得自己能力很强，什么都可以做到吗？”医生又问，大概想看看他有没有狂想症吧。

“哦，我可能在中间吧……我跟我的朋友只要对视一下，我们就相互明白了。我只要看一下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佟佳说着说着，又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医生又问了一些问题，他总是头一句还切题，下一句又不知扯到哪里去了。我感觉他现在的思维完全失去了逻辑性，思绪在不断地跳跃，一会跳到这里，一会又跳到那里，完全不能沉落和把握在同一个主题上超过10秒。他看起来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一样，让人难以想象他上周还在跟我讨论对伊朗人的看法和观点。



“你恐怕需要吃药了。先打一针吧。”医生最后对佟佳说。

“啊！打针？”佟佳有点吃惊地问，“我不想打，让我想想再决定吧。”

我看见他又把眼睛微微向上翻动，好像又要从他的什么意念和感觉中去找到答案和决定一样。他那样子不像在思考，而是在脑子里搜索和寻找什么，仿佛在向谁询问答案。向谁呢？谁又有可能给他答案呢？真是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了。我突然想起，以前佟佳曾经告诉过我，他有时候能感受到上帝的旨意，能感受到上帝要让他做什么。我当时没太多想，信上帝的人常常也会这样说，那是凭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和对事物的判断而言的。可是，佟佳现在的表现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甚至可怕，好像他凭空就会在脑子里产生出不属于他自己思想的某种意志一样。

“好，你决定一下吧。你先出去，我再跟你父母谈谈。”医生对佟佳说。

佟佳走出了诊室。

“你们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我是一点没听懂。”医生对我和子键说。我们也很无奈地点点头。

“那你对他的诊断应该是什么呢？”我忧虑地问。

“他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医生说，“应该赶紧治疗，别耽误了。”

我和子键都心里一沉，尽管佟佳的症状我们都看见了，可从心理上还是不愿承认和相信佟佳有精神分裂症。现在医生直接说了出来，残酷的现实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是很难接受。前几天还好好的，也没什么缘由，怎么就突然精神分裂了呢？可是，不能接受也得接受，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把他的这种症状压下去，让他先恢复正常。

“他需要服药。今天先打一针，让他好好睡睡觉。”医生说。

我们都点点头。

医生又把佟佳叫了进来。

“怎么样？决定好了吗？还是打一针吧。”医生对佟佳说。

“不，不，我不想打针。”佟佳还是坚持说。

“那我们只好强制了。”医生转过脸来对我们说。

医生身边的那个助理上来了，已经靠近了佟佳。看见这种情况，我仍是不忍看到佟佳在不情愿的状态下被强迫打这一针。我想起了我自己在美国医院的情景，尽管情况不尽相同，但我还是不愿看到被强迫的境况。我走了上去，靠近佟佳，想再做一下劝服的努力。

“听话，有病就要治，这针只是让你静下来，能好好睡一觉。不要紧的。”我对佟佳说。

“那我看看有多少。”佟佳迟疑一下说。



“好好，你看看，那只有一毫升。”我指着护士手上拿着的吸了药的针管说，“只有一点点，很快就完了。妈妈前几天感冒发烧也打针，还是静脉注射哪。”说着，我就帮佟佳解开了裤子，让他侧躺在床上。

他好像也没有要执意反抗，乖乖地听从了，让护士在臀部肌肉上注射了一针。

15 分钟后，我们拿着开好的药走出了医院。我们上了车，开出去 10 分钟后，佟佳就开始迷糊了。他还是不愿意躺下去，还在不停地说话。我让他半躺下来，把头靠在我的腿上。他没有拒绝。

“妈，我好想斯琪她们。”他迷迷糊糊地说。

“好，好，过几天我就打电话给斯琪，让她们回来。”我安慰他说。

“不，不，还是过几天等我好了再叫她回来吧。”他说。

听起来很清醒，尽管已迷迷糊糊，他好像也知道他这几天不对劲。

“行，行。”我立刻回答。

他最后不吱声了，大概实在撑不住了，睡去了。可就是这样，虽然大脑已经休眠了，身体好像还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下，只要车子有一点颠簸，他都试图坐起来，或者身体会神经质地抖动一下。我想，这几天他大概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和躁狂的状态下，几乎很难让自己静下来，更不用说睡下来。

我看着这可怜的孩子和他那闭住的、艰难而警觉的双眼，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的心在流泪。我想起了每次这孩子发病的情景，都是这样极度亢奋、无法入眠，最后弄得精疲力竭、憔悴不堪。每次都像经历了一场劫难一般。

车到了天通苑佟佳的公寓，我轻轻把他推醒，扶着他乘电梯上了五楼。回到公寓后，我把他扶到床上睡下了。这时已经是凌晨 4 点多了，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跟子健和衣躺下了。

7 月 10 日，第二天上午，我和子健都 10 点多钟才爬起来。我偷偷地到佟佳的房间门口看了一眼，他还在睡。我只是这么偷偷地张望了一下，他在床上背对着门的身体突然微微地抖动了一下。我吓了一跳。难道他背上长眼睛了？看见我在看他不成？我们没有去打扰他，希望他能多睡睡，起来时就能头脑恢复正常了。我们连走路都蹑手蹑脚，生怕吵醒了他。

中午 12 点多，佟佳醒了。他睡眼惺忪地从他的卧房走出来。

“几点了？”他问道

“12 点多吧。昨天睡得晚，你应该多睡睡。”我回答说

我们很小心地注意着他的言行。他看起来比较正常，说话也并不凌乱。他一边吃着我们为他准备的饭菜，一边跟我们聊他学校的事。我听着他的谈话思路清晰、头脑清楚。